

# 堂堂正正才能“星”光不熄



张慧瑜

近期,反映“慰安妇”群体生存现状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剧组向某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千万余元,其中,最初“雪中送炭”资助电影拍摄的演员张歆艺将剧组还回来的100万元再次捐出,导演郭柯则捐出个人收益400万元。电影主创人员在呕心沥血完成这部铭记战争受害者的作品之后,还用合法收益帮助“慰安妇”幸存者以及更大的公益事业,这一举措受到观众点赞,让人们看到青年影视工作者的价值风向。

这段时间里,评书大家单田芳、表演艺术家朱旭、相声名家常宝华和师胜杰等先后辞世,人们对这些老艺术家充满怀念之情,不仅因为他们才艺精湛,在各自领域留下不少经典之作,也是因为他们自尊自重的人品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两件事情结合起来看,无论是对还处于成长期的青年骨干,还是功成名就的老艺术家,“文艺工作者”这一身份都意味着沉甸甸的内涵。文艺工作者所能做出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于才艺与作品,他们的品性、人格、道

德操守同样能对全社会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德艺双馨”绝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内在于文艺工作者的价值追求之中。艺高德正才能赢得人们尊敬,堂堂正正才能“星”光不熄。

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的发展,文艺工作者所面对的时代机遇和挑战也有所不同。今天,在我国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大发展背景下,政府更多扮演管理者、监管者角色,大量文艺生产主体成为依靠市场谋生的从业者,观众与文艺作品的关系也变成消费者购买特殊商品的市场关系。市场效益成为文艺生产的重要考量,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既意味着更为丰厚的市场回报,也暗含着更为复杂的利益诱惑。

但文艺不是一般商品,它影响人的精神面貌,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肩负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国家形象传播,更涉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艺是传之千古的事业,其一得一失创作者心中清楚,关键在于对手中的创作是否心怀敬畏,是否对得起“天地良心”。越是面对纷繁复杂的文艺市场,越要端正这颗敬畏之心,因为

市场非凡的传播力会使得一件文艺产品的好与坏、一位文艺工作者形象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亿万观众。

前面提到的几位老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创作之所以赢得观众认同,其一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评书、相声、话剧、影视表演都是很有观众缘的艺术形式,评书、相声是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曲艺,而话剧、影视也是20世纪初就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大众文艺;其二,暂且不说话剧、影视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社会的艺术,其实评书、相声也经历了从旧文艺向新文艺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从表现旧道德、旧伦理的通俗文化改造为展现新社会、新文化的人民文艺,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在传统社会受歧视、受封建制度剥削的艺人转变为受人敬仰的人民艺术家,他们不再是乞求观众赏饭吃的艺人,而是堂堂正正的文艺工作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在文化市场发展繁荣的背景下,尽管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已经离开体制变成市场雇佣关系下的演员、明星,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之下,从事文艺创作依然是一份受人尊敬的职业,不同文艺领域的领军人物依然是受到主流社

会爱戴的艺术家,这是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具备的文化艺术行业的制度优势。比如,中国依然保留各级专业化的文学、艺术协会,对各种地方性的文化演出团体提供国家资助。因此,文化产业不能简单以市场效益为唯一参照,相较而言,社会效益、文化效果更为重要。那些为了票房、收视率而恶意炒作、天价片酬、不正当竞争甚至为了高额回报不惜触犯国家法律的行为,危害的不仅是文艺工作者自身清誉,更是整个文化艺术行业的健康,是在透支人们对艺术家群体的社会信任。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文艺工作者的职业伦理的同时,社会、道德伦理也绝对不能缺位。

新的时代生活呼唤新文艺来反映新声。文化艺术领域存在着市场化程度高与冷门领域发展不平衡、少数顶尖艺术家与广大基层文艺工作者在文化资源配置上不均衡、个别从业人员违法乱纪和道德失范等问题,这些既需要管理部门用符合市场规律和法律法规的方式进行结构调整,也需要文化产业投资者、文艺创作者有天地之心,为消费者负责,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着想,担负起为子孙后代延续中华民族精神文脉的职责。

# 一件衬衫



申赋渔

1994年的春天,我考进南大作家班。到了秋天,原先不多积蓄,也用光了。我找了个“家教”。

学生是个才十岁的女孩,黑黑瘦瘦,梳着根长辫子,有点怯生生。一见面,她妈妈就说:“一个人,气质最重要。你是大学生,又是作家。我想请你帮她提高气质。”我吃一惊,几个月前,我还是四处流浪的农民工,同宿舍的作家同学,刚见面就猜过我的职业,最好的也就是开小汽车的司机。我说:“气质一时也看不出来。我还是教点课本上的东西,或者教教怎么写作文吧。”

孩子的妈妈摇摇头。“我找你,就是为了提高气质的。”我想了想,同意了。谈好一周一次,每次15块钱,教两个小时。

我们到南大北园的一个小树林里,找一张石椅坐下。这也是孩子母亲要求的,她说她喜欢校园的感觉。我先教孩子的,是一首《关雎》。这是《诗经》里的第一篇,我比较熟。怕孩子不明白,我就说:“琼瑶有一首歌叫《在水一方》,你听过么?就是用这首诗改编的。”孩子摇摇头,我看了一下她母亲。她就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不经意地点了点头,又装作看风景。其实我说错了,《在水一方》是从《蒹葭》改编的。我说了几段《世说新语》,接着又谈宋词。宋词我拿手,上中学时我抄过一学期。

两个小时总算熬过去,我一头的汗。孩子的母亲把钱递给我。我送她们出去,边走边聊。到了校门口,她跟我说:“我下岗了。其实我其他条件还可以,就是没气质。我怕女儿长大了,跟我一样。你跟孩子讲的,我都听到了。对孩子太有用了。下个星期,我们还在这个树林里见。”

我捏着刚拿到手的15元钱,去了校门口的书店,想找一本关于气质的书。翻了几本,都像是在说气功。我想,我再也不能教什么气

质了。我都胡扯了些什么啊,完全是个骗子。我买了本注音本的《诗经》,打算下次一见面就给孩子,然后说再见。

我必须另找一份工作。我已经困窘到什么地步呢?夏天过后,我只剩下两件完好的衬衫。一件白的,一件蓝灰方格的。蓝灰方格的这件是全棉的,不只是穿着舒服,而且,显气质。有时,第二天要去找工作,或是要见一个我觉得重要的人了,我就连夜把这件洗了,拧得干干的,挂到窗外去晾着,第二天接着穿。秋天的天气,有时会突然冷一下,我就在蓝灰格子衬衫的里面,再穿一件睡觉时的棉毛衫。

星期五下午下课回到宿舍,我立即脱下衬衫,光着膀子去洗。因为明天母女两人要来上课。虽然我已经决定不再教了,但还是希望最后能给她们留下一个“有气质”的形象。

在搓洗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蓝灰格子衬衫的背部,有一个洞。洞是用香烟烫的,有一元钱硬币那么大。坐在我后排的同学,或许是因为上课无聊,才细致地,花很长的时间,烫出这样一个很圆的洞。我没在意是谁坐在我的后面。我不知道是谁,我也没法去问。

肯定是没法穿了。我拿着衣服,咬着嘴唇,手有些抖。我仍然洗好,拧干,晾出去。我舍不得一下子扔掉。在干了之后,我就盖在枕头下,当枕巾。

我在北园的小树林里等到来上课的母女。我把孩子的妈妈拉到一边,跟她说:“你能不能先给我一百块?我有急用。下回上课,就不用每次给了。”她说,她没有。她说她明天会给我送来。

第二天,我用她送来的钱,又买了一件衬衫,是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白的。为了这件衬衫,我像个骗子一样,又给她们上了两个月的课。

那个小女孩,如今也将近三十岁了,不知道现在的她,是否已如她母亲所愿。

# 价值



包洪玲

那个高兴啊,以后下雨再也不怕了!一路小跑回家告诉妈妈。家长们知道了,也高兴,急忙拿着礼物去致谢。老人说,一个村子住着,不用说啥谢谢之类的,更不用拿什么礼物来。闲着也是闲着,一把年纪了能为娃娃们铺段路,这就是我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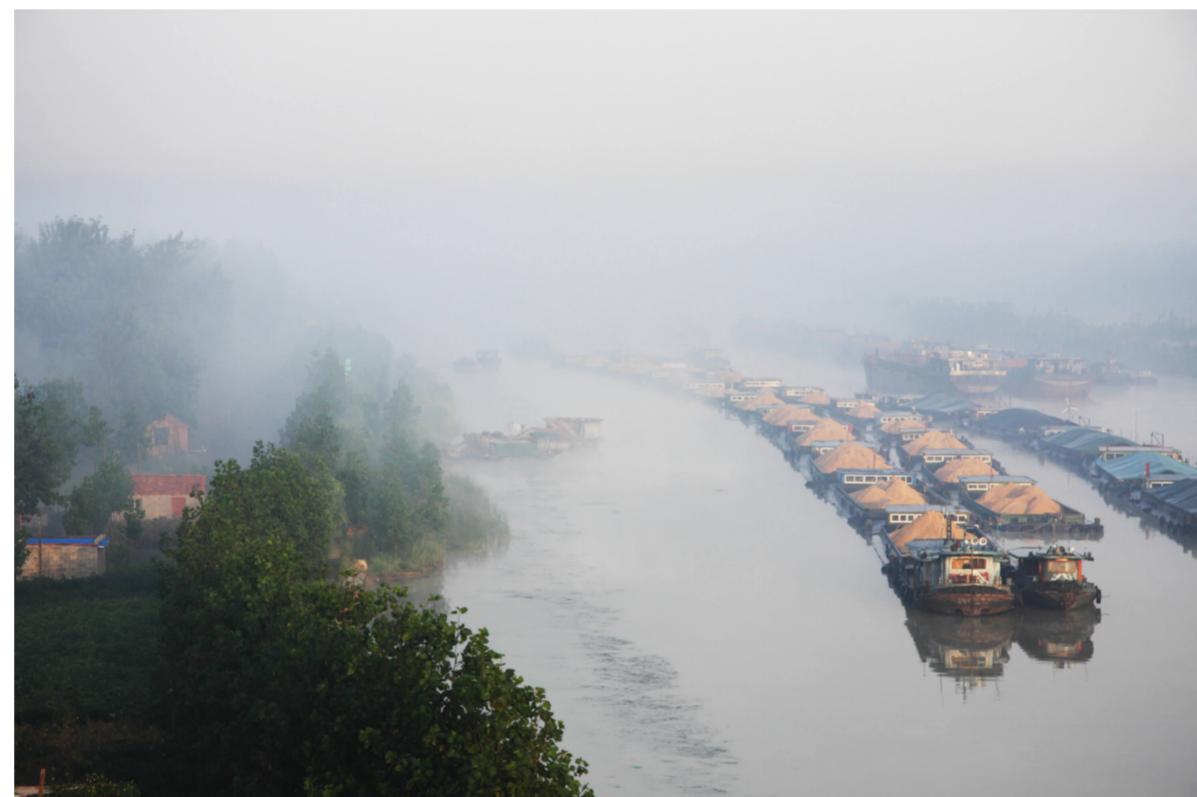
无端想起小时候,我们那片的路灯有一个坏了,那时候,路灯和路灯的距离还很远,这就给童年贪玩的小伙伴们增加了黑的恐惧,总是怕忽然从那个地方冒出一个怪物。好在,不久,有户人家就在门口立了根木头,拉了电线,安了灯泡。

灯光不是那么亮,一种黄橙橙昏暗的感觉,但,这已经很让我们这帮小孩子开心了。我们又出现在大街上,捉迷藏、追逐,无忧无虑。大人们闲着没事,吃完饭,也出来拉呱着我们疯跑。这个说,这家人就是好,瞧把这些孩子们高兴的。另一个人附和着说,可不是么,不过,从此,电费也是一笔开销吧。

这时候这家人出来了,笑嘻嘻地说,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我心里比蜜还甜。就是想让孩子们知道,当世界沉入黑暗,有一盏灯是为他们而亮,这就是价值。

由价值这两个字我又想到了,我上小学时候的情景。那时候都是泥土路,路窄不说还坑洼,有段路下雨总会存满雨水。因这条路离学校近,我们这些娃娃选择在浅水里趟过,脚上的鞋子早已湿透,(那个年代没有水鞋穿)裤腿即使挽了,也会溅些泥和水,到了学校,湿鞋、湿裤脚,我们虽然都很是不适,然而只能无奈地去适应,最后它们都在我们的体温下慢慢干了。

这样过了不久,那条路被一位老人用平整的小石头填好了。我们



《运河晨雾》 陆启辉摄



赵自力

老家在农村,印象最深的季节应该是秋天。

“立秋胡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皮”“七月杨桃八月楂,九月板栗笑哈哈”。儿时的我们对这些谚语耳熟能详,把这些农谚根植在心里,到了什么时候吃什么美食,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事。

秋收过后,田野一片疲惫,偶尔传来老牛辽远的叫声。我们常常在田间地头去翻捡秋天遗落的果实。每一枚果实,都引得我们欢呼雀跃,在我

们老家,把这叫捡秋。我常常好奇地去看地边的豇豆,以及那些不知名的草儿,它们似乎不知道秋天已经来临,还在兀自开着好看的花。“这些草还以为是夏天呢,一下霜就全打焉了,为什么它们现在还在开花?”我问母亲。母亲笑着说:“正因为秋天了,快打霜了,它们才拼命开花啊,它们是要赶着结籽呢。”我才明白,一种植物,如果到了秋天还没结籽,该是一种怎样的慌张。

当太阳在豆荚里结籽的时候,秋

光就像叶子一样薄了。白天一天比一天短暂,气温也在逐渐下降,空气里流淌着秋天啦啦的声音。田野里,山坡上,放眼望去,草黄占据了主色调,那是温暖的颜色,同时也意味着生命的即将完结。无论是黄蒿、莎草,还是野苋、红蓼,都结满了籽,把枯黄的茎干压得弯弯的。我想,它们一定是在幸福地老去。

“立秋三天,寸草结籽。”我一直对那些立秋过后,赶着结籽的植物充满敬意,那是生命最动人的情景。顾

城写过的一首诗:“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样的画面,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那是秋天的写意。

天空高了又高,日子凉了又凉。在秋意浓浓的傍晚,我常常坐在草边凝望。思绪忽然被刮过的一阵秋风吹着,让我想起故乡的那些植物,它们一定赶在秋天去结籽。

# 方正做人 干净做事



崔向珍

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做教师的父就开始教我们认字写字。他用毛笔把正楷字一笔一划地写到硬壳纸箱光滑无字的一面,再一遍遍教我们认读。等上面的字都认识了,父亲就开始教我们写字。

父亲要我们在小板凳上坐正,上身要挺直,手里的铅笔握得不可太紧也不可太松。他要求我们写字必须一边写一边想,细心揣摩字的笔顺笔画的特点,按着这些特点一笔一划地慢慢写,横要平竖要直,字与字之间距离要尽量相等,不错笔不拖笔,手腕要均匀地用力,能力透纸背最好。他

经常说:“字是人的第二张脸,写一手方正干净的字,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

乡村的路坑坑洼洼弯曲,不像城市的马路那样平直,我们走在路上经常左右摇晃。一次被父亲看见,每人踢了一脚,他要我们走路必须昂首挺胸,抬脚要利索干净,步子要迈得方正,他说:“心直路才直,心净路平。”

从小到大,无论做什么事情,父亲都要用方正干净来约束我们。与人说话,要面带微笑,眼睛尽量和对方的眼睛成一条直线。说话声音要宏

亮,条理要清楚;做事不要拖泥带水,遇事不和稀泥,行事不卑不亢,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做什么都要方正干净才可以。他说:“用来盖房子的土坯和砖块都是方正干净的才好,盖出房子来才能结实好住。劣砖砌不出好墙,做人也一样,不要太圆滑,处世要方正干净,才能做到善恶分明。”

以前总认为父亲做事太死板,对我们要求太严苛,对子女不够宽容。直到长大后这些良好的行为习惯让自己受益了才明白,父亲的要求都是睿智而正确的。他所要求的无非就是

让我们从善良和正直出发,认真做事真诚待人,让我们各自的人生之路多一些顺畅与美好,少一些坎坷与悔恨。方正,初指成正方形,不偏不歪。后指人行为和品行正直无邪。方正做人,内心要纯洁干净,做事不以获得名利为本,不以损害他人快乐,做人一定要律己,懂得坚持原则,不交不深交的朋友,不做不该做的事情。清代诗人杜甫说:“宁枉百万步,曲木不可直。”

读好书,遵家训,方正做人,干净做事,是为立身之本。